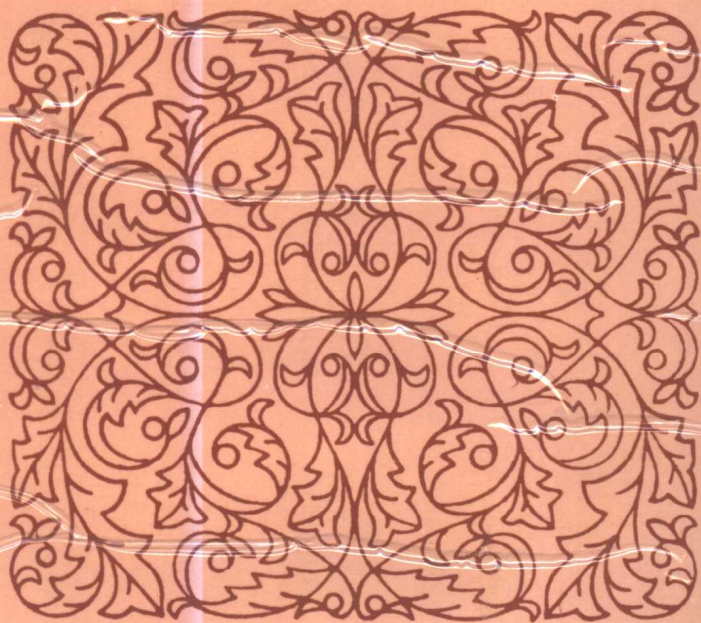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47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47 ·

語言·文字類

詞詮

新著國語文法

楊樹達著

黎錦熙編

上海書店

黎錦熙編

新著國語文法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影印

1196 B 37

訂正新著國語文法

新 序

著述界有一種工作，能者不爲，不能者不能爲，然必爲之而後能者可以使人能，可以使人各取所需以盡所能，而其書之表裏精粗、全體大用、亦可以相得而益彰者，“索引”是也。

這部新著國語文法，出版將及十年（據發行者底報告，銷數總計過三萬，似乎每年平均也有三千多人用作課本或參考書的）。現在我自認爲成績不好；其原因，就在卷尾缺了一個索引。以這幾天甲乙二友見訪時底談話爲證：

甲友說：「我曾採用了您這部書教初中的文法，教了一年，太豐富了；沒有教完的時節，您何不另編一部比較簡單的？」

我問他：「你是怎樣一個教法？」

他說：「逐章逐節，講解發揮。」

我說：「錯了！你怎麼不看看卷首引論中底國語文法教學法和本書底使用法？」

他說：「那豈有不看的？不過我不能照那樣教，我辦不到！」

我問：「怎麼辦不到？」

他說：「引論中所謂“基本的講授”，只要講前三章，尤其是第三章要弄得清楚而熟悉，在初中，文法底基本法式便算畢業了。但這三章我可敷衍不到一個學期。此其一。引論說第四章以後，不要逐節講下去；即當指定本學期中講讀過的國語文一篇作例題，來做圖解法底“初步的練習”。這本來是很有興味的，並且是極有效力的一個方法。但我可失敗了！上了當了！不成！還是逐章逐節地講下去。……」

我駭然了，便請他簡單地舉一個失敗的例。

他說：「我曾採了梁任公底某篇文章一小段作練習例題，其中有『所爲何來？』一句成語，我就無法圖解，尤其是這個“來”字。引論中教我遇着困難時便向本書中去找解決的方法；您想，這個“來”字教我怎樣找法？」

我懔然了，便翻出本書底144頁來，指點着說：「這來字的解決法，不是詳詳細細地說明在這裏嗎？——而且，“所”字可照257頁底圖解(□)式去推；“爲”是介詞，但在這裏可看作散動，81頁和290頁都有其例；“何”是疑問代名詞，120頁已列了表，在這裏是作補足語的：這一句就等於『爲的是甚麼呢？』知道是省略了主語和同動詞的一個單句，這不就可以圖解出來嗎？」

他卻斃然了，說：「先生！這部書是您自己編的，您自己去找，自然是很容易的呀！我們一個星期要批改好幾十本的作文卷子，哪還有工夫來預備這個？像您所說，我們至少要把您這本書翻尋一個整夜呢。」

我於是恍然了，告訴他：「別忙！待着吧！我替你想個法子總解決。」

他日，乙友來了，劈頭一句話：「你害得我好苦哇！」我正待問是怎麼回事，伊忽又轉了辭鋒說：「到現在，我却不發愁了！你總還記得咱們十年前曾經討論過國語文法底標準問題，不久你的新著國語文法出版，我便欣然用作教本，無論教初中、高中、乃至教大學，我總是用這本書的，因為在學校時聽你講過：『語言文字不過是學問底一種工具，文法更不過是一種工具底工具』，所以我反對那種搬弄名稱、不切實用的文法教學；你那引論裏說我們本國學生研究本國文法，比學習外國文法，其學習心理底進展完全不同，『辭氣言談，早已慣熟，故徐進便覺沈悶，綜覽轉易貫通』，這幾句話我極以為然，所以我贊成你那“一書多級制”底辦法。我照你那引論中所說的教學法，八九年來，在講堂上圖解了二十來篇短篇白話文，十來篇文言文：起首幾年，遇着困難，無暇翻檢，糊裏糊塗地臨時想些辦法對

付過去，自己知道是錯了，隨手翻翻你的書，可又發現書中居然有了解決這困難問題的理論，因此相信你這部文法，確實是從幾十篇白話文圖解的結果所歸納出來的；像這樣陪撞下去，說錯了，下回改；找着了，隨時補；到了如今，把你這書翻得爛熟了，一上講堂，才覺得確有把握。這就是我十來年歷盡艱辛所得的成績呀。你出個圖解題目給我試試！我想現在能設勝任而愉快地運用你這本書去教學圖解法的，恐怕除了你自己外，還不到幾個人吧？]

我說：「謝謝你！他且慢談，我想，你對於這部書總該編好了一個索引，就請你給我附在本書底後面何如？」

伊笑了：「我哪裏有甚麼索引！索引就在我的腦子裏哩。」。

經了這兩次底談話，我感到自己這十年來對於這部書底讀者三萬人負了一種還可以贖的愆尤。於是飛函給商務印書館，報告這次十版訂正本底卷尾，至少要附上四十頁底索引（並且請求他們不要加價的）；一面趕緊編製，費了三個星期底工夫，算完成了。

這個索引底用法有二：

第一，初中文法底基本法式底教學，本書前三章得此便可不至於不够用。例如第三章底“主語”，只有“普通名詞”作主語的兩個例句，

打開索引一查，“抽象名詞”“散動詞”“名詞語”“名詞句”作主語的例，都雁行魚貫而來，“複主語”也不妨提前教學了；“賓語”以下，亦復如是；九種詞品，亦復如是。有了這個索引，教學文法底基本法式時，可以隨宜增益，可以另換方式，材料和說明都已擺在本書裏面，俯拾即是。我那甲友所說的第一個缺點，便可以補救了。（假如要另編一部比較簡單的文法時，就按着前三章裏頭底題目去找這索引，誰都可以立刻編成的。）

第二用法更重要：練習圖解法時，困難問題往往在用詞的怪異，你就按詞去找索引。例如“來”字在圖解上的困難，不但「所爲何“來”」，還有「“來”示閱悉」「“來”飯！」「走“來”賀喜」「走進一個人“來”」「省下幾個錢“來”」「張開口“來”吃飯」「你且聽我道“來”」「十“來”個人」等等“來”字，其詞性或同或異，依常識固可得籠統的判斷，要圖解便須作精析的檢查。有了這個索引，一查即得。我那甲友所說第二個「失敗」「上當」底危險，也就可以免除了。

寫到這裏，新序本應告終，恰巧京華印書局送來本書總目底校樣，瞥見總目後還有初版時底「附白四」一條，說：

本書卷尾本擬附一個索引，將全書中重要名詞按首一字底聲韻排列，每詞後注明見第幾頁；……………但因本書出版期促，

加以篇幅已經太多，故只好等將來另出附冊了。（這個附白，本版當然刪去了。）

這個說可又撒了十年。現在不得不略述這十年間索引工作底經過：

民十三（1924）二月初版出書，友人蕭家霖君就替我編了一個索引，我覺得太簡（因為只有文法名釋，沒有虛助字），自行動手，有暇便寫卡片；次年（1925）寫完，正在繕錄，友人某君（現忘其名）見了，說是既另出一本附冊，何妨把馬氏文通也索引進去，使檢查的人同時可以找到一些古文底例句，拿來語文對照，教學上豈不更感便利？我以爲然，這年起，將馬氏文通細加鉤識，一面把馬氏底系統打碎，嵌入本書；一面逐詞逐名，分寫卡片：因為要把兩部書合製索引，便不能太流於機械的，須包含一個語文底異同比較。這種工作較爲繁難，到第三年（1926）才完成。忽然一想，馬氏文通既加入了，經傳釋詞和助字辨略兩部書何妨一併加入？不料一動手，才知這種工作更爲繁難，因為若只把牠們的題目（如釋詞底“與”“以”“猶”，助略底“通”“中”“終”）編成索引，未免太簡單了，必須把每一題目下分列的用法（如釋詞底“與”“猶”“以”也，“猶”“爲”也等）和所舉的例句，一一審查，分別嵌入本書底系統，再索引到卡片上去。如此細針密縷，做了一年，到第四年（民十六，1927）也就告成，先油印一個底本，再校一遍即可付排，定名爲文法四書索引。這個索引，以今馭古，以語例文，如身使臂，如

臂使指，——不料一念之差，竟又把牠擱置起來了，以迄于今。

所謂「一念之差」者，也是受了一個友人（姑隱其名）底教唆，他說：『常言道得好：「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不想你費了這麼大的工夫，卻只做了這部「不足廁諸作者之林」的四書索引！你爲甚麼不隨手鈔上幾條例句，就編成一部“文法小辭典”呢？銷場大得多啦！而且，人家利用了你這部索引，他就可以按圖索驥，登時編成一部辭典式的文法書；而且他可以蒙頭蓋臉地把這四部書中所引的例句，東鈔西襲，作爲自己讀書所得的呢。』我當時雖然反駁了他一句：『索引“就是”給人家利用去編書的！』可是“文法小辭典”！也不免爲他所動了。於是又就索引底底本從事於補例的工作，這個工作在我本是不甚費力的，一年半載也可完畢——又不料一念之“正”，更把這個工作擴大了，又拖延了五六年。

這是受了助字辨略底暗示。劉淇底書雖然出在王引之以前，考證雖不如王引之底精博，更不能比馬建忠能生在有「泰西葛郎瑪」的時代，可是他的識解倒比王馬兩人高出一等：他不以魏晉以前古籍爲斷，也不以「文章正宗」底十來部書爲限；唐詩、宋詞，雜記、方俗，其中語詞之特別用例，他能兼收並採。我於補例工作時，常感到由唐宋到現代國語這一階段底語言變遷是很有趣味的，是不可缺略的，却又是向來訓詁學家所不屑置議的，也就是劉淇所能引其端而

尙未竟其緒的，因為他的書裏還不會把元曲和元明話本小說中間所有的詞例多量蒐討。但這種蒐討工作，決非一人一時所能完成，那時我才發願作近代語底研究，並提議在各大學設置『近代語研究』講座（提議書見民十七年各報，後載入國語旬刊第二期），而這部文法小辭典只得暫行擱筆，想至少總須把宋詞元曲和明清幾部著名的白話小說裏頭常見的俗詞補充進去，至少要使中學教員和學生讀到這些名著而遇着其中難語句時可以得到這部文法小辭典底用處。

又是民國十七年（1928）底事，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成立了，大規模地蒐集古今典籍中底材料；直到現在（1933），已閱五年，總共蒐集所得，計卡片二百萬張，當然，那裏頭有不少的近代語材料，我這部從新著國語文法索引逐漸擴大的文法小辭典，又無形中受了牠們的監視，雖已於民十九（1930）成稿，却趑趄躊躇，不敢出版了。因為既有那麼些的材料橫陳於前，豈能不去討點便宜，再加補充？那麼文法小辭典底“小”字，縱不必改爲“大”字，似乎也應該刪去了。

以上敘明了從本書索引到文法辭典的經過，可知十年前本書底「附自四」至今未能實踐的緣故，是有這一大段逐年擴大、變本加厲的歷史的。然而這十年來用本書作教本的朋友們，卻被我「害苦」了，所以現在返本復始，仍照十年前所定的範圍，重編一個索引附在卷尾，以利檢討而贖愆尤。

總而言之，“索引”之爲物也，能者不爲，不能者不能爲，然必爲之而後能者可以使人能，使人各取所需以盡所能，而其書之表裏精粗、全體大用、亦可以相得而益彰者，則無疑也。（我希望以後中國一切書籍，都有“能者”給牠們製成索引。假如中國書都有了索引，那些無系統、無見解、無方法、徒然靠着「詛醜而博」來唬人的國學大家，便不能壟斷了；有系統、有見解、有方法的學者，便不怕沒有多量的材料供他的駕馭了。時間節省，效率增大，故做“索引”工作者，可以說是給學者們延年益壽的。其福德不可思量！）

最後還得叙明關於本書“訂正”的幾句話：本書國難後第一二版就是第八九版，乃影印本，曾經訂補了一些（那是一件最困難的工作，因爲訂補之處，要編者自己做寫印刷體底五六號小字在極小的白紙條上，用漿糊粘上去）。這次第十版，重新排印，訂補較多，可是頁數還不許有所增減。有人以爲教育部新近頒行的初中高中國文課程標準，文法注重語體與文言之異同比較和古今中西之翻譯，勸我增補一些“比較”底材料；這個我可以聲明兩事：（1）西文文法名稱底對照，已酌量註入本書索引中。（2）繼續本書的教程，將語文作比較的研究，已另編了一部比較文法（著者自己出版，由北平著者書店發行）。比較文法可適用於高中，本書則仍當從初中教起（本書以四號大字爲課本正文，小一號字爲例句，分量本不多。只因有“註”，又有“注意”一項，備學者參考之用；更有六號字底“附說”等，供文法理論

上之深究：都屬參考書底範圍，合爲一冊，所以覺得多，其實還不完備也），直到升入大學時，這兩書都還有些用處。三十年來中學教科書底大毛病，就在分量太少（理科除外），而價錢越來越貴：前者把學生教得一年一年地低能起來（教科書只用提綱挈領的編法，擇未必精，語尤不詳，這是大錯！文體既解放了，應授與的智識，就該“擇精語詳”地多編些在課本裏，學生自己不會“精讀”的嗎？自己預習和教室啓發的教學法，誰都會說，誰都不實行；教員要敷衍鐘點，版書許多補充的材料；學生鈔的筆記又不成系統，把頭腦弄得糊裏糊塗：這是教學上很普遍的現象。殊不知提綱挈領，正是教室裏底工作；而版書的材料，乃是課本裏必須應有盡有的：現在却完全相反）；後者加重學生底負擔，而又期期換書，却沒有一本書可資長期的溫習和參考的。所以要增加中等教育底效能，非把中等各科教科書大加一番改革不可！——這些話又和我那十年前底本書索引一樣，越說越擴大了，就此結上一個“是爲序”罷。

黎錦熙。

孔子誕生2484年紀念日，

民廿二(1933)，於北平。

原序

這部書底稿子，是由四年來教授、討論、研究等等工作積累而成的。十年前，我曾編有國文文法系統表、虛字分類表、虛字用法變遷表幾種稿本，但沒有出版；民九（一九二〇），教育部開辦第一屆國語講習所，才把這些舊稿和沈采山先生合作，改編為國語文法系統表草案，雖然那時各學校採用的很多，但也還沒有敢於出版。自此而後，繼續不斷地在北京底師範大學、女高師、北京師範、國語講習所、小學教員講習所、戲劇專校、以及各地底暑期學校，講授這門功課；事勢上不但使我不能不隨時隨地研討文法，而且不能不隨時改良、隨地變換這文法底教學法。於是慢慢地積成了許多片段的講義、零碎的筆記、繁複的『長編』。有時拿着一篇國語文，分別歸納，成立一些『假設』(Hypothesis)；有時權把西文法當作『借來的假設』，去找自家的例證；有時忽然發見了『例外』，便將假設或修改，或增補，或推翻。茶餘飯後，朋友聚談，或家人對話，無意之間，獲得新例，於是字籠中底包烟紙、牆壁上底月份牌，都變成了講義中的簽條。像這樣彌縫張皇，拾遺補闕，一直到去年歲首，才算成功了一個全書底『長編』。一年以來，再根據教學上底經驗，揣摩心理，簡鍊篇章，到了歲終，全書方才脫稿。當我作歸納的研究工夫時，常守着一個規則：『“例”不十，不立“法”』；及至編輯作教本時，又覺專門學者底『功力』和發明，似乎不應該在初學者底面前盡量表露。

因爲這只是對於專科底貢獻，而無當於一般學者底理解文法和矯正語言，於是又默守着一個編輯的體例：『“法”必成序而“例”不求多』。這種體例雖或未免偏於演繹的，可是教者學者若能運用得宜，實在可以兼有歸納法底長處，因爲“例”是汎在的，不必限於本書，而且是整段的，不宜零碎割截；必精細地去解剖整段的例題，才是自動地去實行歸納的研究，本書只看作必需時的『工具』就行了。因此，脫稿之後，分量竟不及長編底二分之一；將來或者能將餘稿整理出來，再加研討，隨時貢獻給咱們文法界；至於本書，除非必要的，恕不多列太繁重的例證，而闖入很專門的學理了。

這書狠得了許多已識或未識的中外朋友們底助益：如沈朶山、胡適之、楊遇夫、錢玄同諸位，或商榷，或訂誤，或供給例句，或提出疑難；又凡近年來關於文法的中西文專著和報章雜誌上底論文，我都於拜讀之餘，有所參取：謹致謝忱！

我編這書，並非素來的志願，實在是受了環境底鞭策；不敢自信之處，自然很多很多。敢誠懇地請求讀者：嚴加批評，多賜糾正，或登佈於報章，或通函相質問。這書自序之外，並沒有請求他人作序，打算將來就把先生們底批評當序；『攻錯』的序，是比恭維的序勝過百倍的。

黎錦熙。

戴東原二百年紀念日，民十三(1924)

引 論

『句本位』的文法和圖解法

諸君知道近來研習文法的新潮麼？簡單說，就可叫做『句本位』的文法。

在西洋底文法課本，有些也是把字體學 (Orthography)、詞源學 (Etymology) 等等專家學理配列成書的；有些雖然注意技術底練習，又不免偏於分析，弄得意識界支離破碎，而且漠然無所依歸。近來大家也就主張一步一步地踏着“句子”底自然的發展，用作修習文法底程途；先理會綜合的宏綱(句子)，再從事於分析的細目(詞類)。不但「宏綱具舉」而後能「細目畢張」，並且詞類底區分，本來要由詞類在句中的功用而決定。學者對於種種文句，若不能找出其中各個詞底“職務”和“關係”，彷彿和考究一種有機物底各種成分一般，那麼，老實說，他縱然能彀背得出名詞、動詞……底定義和種類，終於完全沒有知道這九品詞類究竟是些甚麼東西；將文法鬧個不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若從句子底研究入手，則不但靈敏的詞類智識、正確的詞類用法、可以得到，而且：(一)可以發現一種語言底普通規則；因為句子就是語言底單位，如果諳悉其各部分底主從